



青年原创书系



果园之火

杨向荣 著

我在混沌沌沌却自以为

有意义的愉快状态下迎来了黄昏

夕阳的红色余晖浸染在圆圃巨人身上

屋顶上的瓦变成橘黄色

各种颜色忽消忽现 天与地

屋顶和墙壁时而呈现出本色

时而染得斑驳陆离

圆圃巨人闪电般换了衣装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青年原创书系



杨向荣 著

果园之火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果园之火/杨向荣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10
(青年原创书系)

ISBN 978 - 7 - 5302 - 1148 - 9

I. ①果…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3096 号

果园之火

GUOYUAN ZHI HUO

杨向荣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 bph. com. 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1000 16 开本 16 印张 179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148 - 9

定价:25. 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目 录

Contents

誓与圆囿巨人斗争到底	1
卹所皇后与杰克	22
鸽子的羽毛亮了	39
绿手指	51
留窝蛋	73
客厅的钟响了十三下	98
锁在阁楼里的叙事诗	121
突如其来的冬天	139
铁锤之音	167
美女少了一只眼睛	184
果园之火	200
愚蠢长存	212
后 记	241
“青年原创书系”后记	248

誓与圆囤巨人斗争到底

公社院子显得那么空旷，也许，在我妹妹眼中，它比我感觉到的面积大两倍。我认为空间大小与年龄成反比。大院中间矗立着三个高大的修水电站用的设备，全都用木板框了起来，顶上盖着一层油毛毡，样子很像农家小院里的麦囤，我心里却把它们称之为圆囤巨人。在父亲指挥下购置来的这批机械已经闲置了很久，木板被雨水淋得开始腐烂。我常常想方设法把头从木板的缝隙中间探进去，观察这些不久的将来大大小小的齿轮都会运动起来的机器。可是，到了晚上，这几个胖巨人却让我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怕起来的，总之不是一下子就怕得那么厉害。晚上，每当经过它们的时候，我都会本能地要跟其中任何一个家伙保持五米远的距离。然而，一到白天，我又会把脸贴在木条的空隙间，忘我地虔诚地凝望着里面复杂的结构和零件。这些机器唤起了我对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向往。我有时把手臂从木条之间伸进去，想转动离我手腕最近的那只红色阀轮，它距离我的手指总是只差让人心痒的几厘

米，可我永远够不着，几根手指徒劳而灵敏地在那里空转。

如果公社大院里只矗立着一尊这样的巨人，我不会害怕，两个也不会害怕，我害怕的是三个，而且是高矮不等腰围直径不等的三个。我觉得如果是三个，就有某种变幻莫测的感觉，它们会派生出多种组合来。有时我看见它们在悄悄靠拢，有时在悄悄拉开距离。可以肯定，公社大院里没有人会像我那样觉得这些设备的影子如此捉摸不定。我不能把那种毫无道理但又确实感觉到的恐惧说给别人听。谁要是在护栏木板旁边插根柳条，这个巨人顷刻间就好像拥有了长剑或者手臂。

几个黑乎乎的剪影在我眼中稍微一加工立刻就呈现出张牙舞爪的意思，我甚至还会把听到或从书本上看到的恐怖故事的主人公附着在某个圆囤巨人身上。有时，这些机械设备的剪影会按照你的心愿变化，眼睛背后到底是什么不可知的东西在替我做决定呢？白天看到它们的时候，我心想这些东西不过是一堆组装出来的平静的铁，不过是上海或常州的工人、工程师制造出来发电的家伙而已。可是这种认识仍然消除不了我心里的恐惧感。

晚上，妈妈总是打发我去炊事员老土宿舍附近的水池那里打水。我感觉提着水桶出门的瞬间，三大巨人立刻横在眼前，堵住我的去路。我握着手电筒边走边把光束胡乱交叉朝三个圆囤巨人身上照射。我走过去后就把手电光束指向身后圆囤巨人可能缓慢地挪过来捕捉我的方向。我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限度，想有水快点注满塑料桶，也想借助水声壮胆并且击退圆囤巨人可能发起的进攻。如果在回来的路上听见老土屋里有人窃窃私语，我的神经就会松弛好多。我用电光狂乱地在圆囤巨人身上打着×，只见刀光剑影凌空飞舞，好像两把长剑从天而降要杀了圆囤巨人。

我像一个古怪的武侠，战得气喘吁吁。圆囤巨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似乎要跟我对决到底，我且战且退。等退到屋里后，我又透过窗户玻璃观察圆囤巨人是否真的已经倒地不起。但是，无论如何观察，它们依然呆在原地不动。

我和圆囤巨人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为了使打击目标更为精确，我给它们分别编上号：圆囤巨人1、2、3。它们高矮胖瘦不同，形状各异，手里的武器和残酷程度颇为悬殊。当然，这些特点都是我后来在较量中慢慢领悟到的。

转眼间又到了每年干旱的那段日子，公社大院里所有的干部都倾巢而出，去下乡抗旱了，每个干部必须定点承包村子。县里派来个女干事负责协调抗旱工作。她在公社客房住了一宿就赶赴一个偏僻山村蹲点。我父亲陪着女干事一起下去了。那时我妹妹正好生病去外地住院治疗，妈妈在照顾她。这样公社大院里只剩我一个人。我不得不跟三位巨人单独相处段日子。他们安排我在刚调到邮所没三天的小米那里吃饭，她是那种你从无数个角度看都挑不出问题的人，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形象高不可攀。她对我倒是非常友好。

大家走了以后，我最担心月光。如果月光无声无息地照在大院里，我的敌人会成倍增加，圆囤巨人及其影子会变成六个。其他物体投下的影子好像也来投靠圆囤巨人，变成吓唬我的帮凶。第一个晚上，我悄悄地呆在屋里不敢出来，甚至在自己家都不敢轻举妄动，像只冻僵的寒号鸟，半夜时吓得瑟瑟发抖，用手捂住耳朵害怕听到任何声音。临睡之际，我心里还语无伦次地恳求圆囤巨人不要闯进来，幻想如果这时小米突然来访就好了，毕竟她手里掌握着电话、发报这样的科学技术。枕下压着

本探索飞碟的杂志，我凭空联想到圆囤巨人也许是外星人的化身，我会被它们神秘地劫走。我甚至看到圆囤巨人3在窗前晃了晃。这家伙身材最瘦削，样子最奇怪。我的心跳速度骤然加快，声音大得可以把三大怪兽都召唤过来。我把枕头下面的杂志移到别处，潜意识里害怕外星人会从枕下着陆与圆囤巨人会合。我想，换到隔壁屋里去睡也许会好些。可是去隔壁至少有五米远的路程，那样我将完全暴露在圆囤巨人的视野中。我从窗口向外望出去，公社大院月光遍地，能看见圆囤巨人2的小部分，其他两个处于不可知状态。圆囤巨人2的另一部分像在跟同伙商量什么。我拿起劈柴用的砍刀来给自己壮胆，它的重量和锋利程度都非常符合我平抑恐惧的要求。我走出屋子，站在月光下，像镇定的武侠那样逐一凝视着三个巨人，我判断不出它们是否还在原位。我用目光把它们定住后，掏出钥匙打开隔壁房门，顺利地实现了转移。感觉安全多了，这时我才腾出点工夫来想象邮所小米此时此刻在干什么。

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阳光灿烂，小米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吃午饭的时候把她想看的那本小说带过去，我告诉她那本书还没看完，吃晚饭时再带给她吧。整个上午我都用来读那本小说。我把躺椅搬到院子里，北面会议室里悬挂的领袖像仿佛在慈祥地注视着我，这让我觉得心里很有底。天空蓝得让人想起远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群燕子呈剪刀形无声地飞过去，寂静打破了寂静。我放下书向圆囤巨人1走去，我对这组机器的凝视最长久，如果是部书，我应该能够把它背诵下来了。那迷宫般复杂的结构令我着迷，各种颜色和不同型号的皮线巧妙地通向某个小孔。我尤其喜欢那些彩色皮线，是个彩色皮线迷。我先后是红蓝铅迷、主席像章迷、手枪迷、新鲜空气迷、大雨迷、蝴蝶迷、反特故事

迷、科幻迷、数学智力题迷。现在我似乎正在成为矛盾的圆囤巨人1迷。我把头探进去的时候仿佛走进一家工厂的无人车间。

我一个人在大院里最少要呆六天。我知道这将很难熬，好在有几本小说和关于飞碟、天文学、外星人的书陪伴着。到了下午，差不多看完那本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个好主意。我把那本数学书上用钟面定位法来求方位角的图形用三角尺和圆规之类的工具放大到描图纸上，把圆囤巨人分别描画在原图冷却塔、城堡、教堂的位置，把公社的客房放在原图工厂的位置，然后把圆囤巨人假设为飞碟中外星人降落的三个小站，我自命为总站长。我又在图纸上把三大巨人、客房和一堆砖总共五个点用线段连起来，再把那三个点画成麦囤的形状，分别标上红黄蓝三种颜色。我幻想暂时让外星人住在客房里。站长的住地距离巨人和客房都比较远，以示站长的神秘感，让他保持机动性，见机不妙可以迅速逃离，途中可以朝客房扔一颗烈性手雷，就地解决外星人。所以，我在站长行营附近又标了一处弹药库。我坐在自己家门前看着空旷的院子，在图纸上把这些基本设施建设好。我想象飞碟降落在圆囤巨人3的头顶，从里面走出两男一女。圆囤巨人3在飞碟的重压下气喘吁吁，但只能忍气吞声。我把飞碟安排在圆囤巨人3的头顶也有仿效法海和尚镇妖的意思。

我这样安排圆囤巨人、外星人跟我的空间关系，思路来自一本很深邃的书：你如果害怕什么的话，不妨借助想象把你和恐惧对象之间的关系转换成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办法很有效，不知不觉中，我和圆囤巨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悄然变成它们和外星人之间的关系，我逐渐成为旁观者。每当我重新审视圆囤巨人时，就觉得那一带事物的组合已经发生了改变。完成这些重建和任命后，我心里感到很轻松，匆匆收拾好书，

带上一瓶红辣酱和三个茄子去找小米。我不会告诉她，我害怕过什么而现在又不害怕了。那天晚上，她做的饭菜格外可口。我边吃饭边在头脑中重现着刚才构思的那一角小小世界。我还没有到思索小米会嫁给谁、会不会嫁给我这类问题的年龄。圆囤巨人、小站、外星人、弹药库比小米的未来更激动人心。吃过晚饭后，小米骤然变得更加漂亮了，可我继续沉溺在飞碟小站以及我是站长之类的幻觉中。小米不会从我脸上看出我已经担任站长的职务，但肯定会觉得我的神色有点儿恍惚。接着，站长干起与其所司职责完全背道而驰的工作来，开始洗碗和刷锅，小米则舒服地坐在躺椅里看我高兴地干着活，偶尔还伸出脚尖朝我屁股顶一下，然后哈哈大笑。我第一次在暮色降临时不再害怕会见到那几位肥胖的巨人。

小米委婉地让我在她那里滞留了很久，她吃过饭后样子恍若微醉。她迟迟不肯放我回公社大院，莫非她也害怕什么？后来，我趁她去里屋的时候，拿上交换的小说，打了个招呼强行跑出邮所大门。我一气跑到公社大院门口才站住，然后摸出那把差不多三寸长的铜钥匙。我非常喜欢这个打制出来的笨重的长家伙。钥匙插进锁孔后缓慢而有力地转动两个半圆周，把锁孔里的某种微妙关系搞结束，大门就开了。我走进大院又把门反锁住，这样做既属于自护又无疑是自杀，但我绝不会联想到后者。三个怪物和它们的影子仍然在老地方站着。我和我的影子，站长和站长的影子随之走进大院。外星人已经撤走，如果它们还没有撤离，那就不应该了。我已经把三个圆囤既看做小站又当成机器。我放心地看着它们。月光投射到各种物体上后落下的阴影优美地分布在大院的不同角落，这些阴影像经过某个深谙对称或不对称之美的谦逊之手剪裁出来的，

当然，只有小米那种人才会有这样的手。我捏着铜钥匙打量着这些恬淡的夜景。我想我该进屋了，再打量下去，某只鸟儿在树上稍微动下翅膀，我又会怦然恐惧起来。我开始启用第二把钥匙，进屋后家里熟悉的气味和冰凉的氛围提醒我，现在安全了。

我先点亮灯，光线稳定后，又从枕下取出《飞碟探索》杂志。有篇文章写道，人类正向宇宙人发出某种有意义的无线电信号，我心想，茫茫宇宙渺渺信号几时才能落到有心人手中。大约9点的时候我绝望了。天外文明的存在没有希望。此时，圆囤巨人们仍以三个小站的方式存在着，我的周围暂时没有敌人。我无师自通地意识到，大院里只有我一个人，不宜对无限宇宙想得太多，否则它的“无限性”会让你感到恐惧。宇宙研究到此结束。10点左右，我开始看从小米那里换来的小说。作家写了地主、姨太太、红军伤员、女游击队长、从城里读书回来的少爷、小姐等角色，把他们钩心斗角的活动始终限制在几间屋子里。我贪婪地看了二十页，然后就睡着了。后来，除小说的作者和小米以外，所有已经出场的角色都在我的梦里光临了一遍。

早晨小鸟的鸣叫声把我闹起来。我走到院子里，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然后以小站长的身份察看了一番圆囤巨人们。不出所料，它们依然矗立在原地，等待我把脑袋伸进去研究。昨晚下了场小雨，巨人们不同程度都被淋湿了。我望着干净、空旷、潮湿的大院，干部们在这里学习毛选第五卷、开会、接电话、喝茶、吃清汤羊肉，父亲在这里批评朝圣去的喇嘛，让他们专心搞农田基本建设。

望着清新空旷的公社大院，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格外的好。今天，我决定遵照厨师老土临行前的吩咐给菜园浇浇水。我计算，如果给每一株

菜都浇上水，至少需要十二塑料桶，得来回提十二趟。菜园和道班只有一墙之隔，虽然道班里面有蓄水池，但那里太阴湿了，得踏上木板才能把水桶吊进去，最要命的是我不敢看那生长着青苔的池边和深不可测的水。我不辞辛劳，从公社大院到菜园远距离奔波，完全是因为我喜爱这片遍地是青椒、红椒、紫色茄子、西红柿、豆角、南瓜、土豆、向日葵的菜园，这里是我觉得最安全舒服的地方。每逢栽种的季节来临，我都会跟老土干上半天活。当向日葵长得跟我一般高的时候，我就把鼻子贴在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葵花上，那里面会分泌出甜丝丝的气息。我的嘴唇附近可能就有蝴蝶或者蜜蜂在逗留。有时我无缘无故地用手摩挲下南瓜或者西瓜，然后再握握辣椒。我衷心希望菜园永远保持青青绿绿的颜色，当然，这也得依靠我的十二桶水。我花了两个小时给每株菜都浇上水，劳动期间竟然没有碰上半个人。在这个寂寞的小地方，常驻少年儿童不超过七个。我第一次在没有任何成人指导下独自劳动了两个多小时。整个上午，我都沉浸在劳动的喜悦中，虽然我的手臂仍然够不着那个圆囿巨人的阀轮，虽然我要找的几件东西全没找到，我仍然感到甘之如饴。

我的心情愉快之极，连续做了七件事情，解了七道数学题。我兴冲冲地把所有干部宿舍的窗台打扫了一遍，接着，小米派了个小孩给我送来几只水桃，要我过去给她帮个忙。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忙异常简单。小米想把几张报纸贴到天花板上，在地上重叠了两把椅子，让我扶住椅子，她站在上面去糊报纸。她站上去后，短裙花边扫着我的鼻子和头发，我只消抬起头目光就顺着她雪白而且青脉隐现的长腿溜上去。这完全是个意外收获。她边贴纸边告诉我在她这里吃过中午饭再过去。不知怎么搞的，那个小孩从抽屉里拿出件东西，当气球吹起来，小米在半空中翘

尬地勒令放回去，这时悲剧发生了，她忽然踩空，从椅子上跌下来，顺便把我压翻在地，我又撞倒了小孩。我早就料到，跟徒有其表的少妇（当然不是指小米）合作，结局往往会这么愚蠢。好在打倒我的是个软体动物，伤情不严重。我被打翻在地后仍然心花怒放，因为上午两个小时的独立劳动太让我心旷神怡了，那种舒服像彩色暖流，在我身体的各个角落游弋，牵引着我无私地去做这做那，没准还会帮助我在夜间战胜圆囤巨人。

虽然小米挽留了半天，我还是匆匆跑回大院，花了3分零1秒的工夫把家里大大小小十三盆花全搬了出来，整齐地摆放在水泥台阶上，然后又跑到邮所去吃午饭。邮所总共有四间屋子，每一间的门都漆成墨绿色，院墙上缠绕着绿色的藤蔓，关上大门谁也进不来。以前的邮政官胖老李退休回城里了。邮所也曾经是我的恐惧之地。说来奇怪，我从小就害怕胖子，梦见胖子、看见胖子都会害怕，最可怕的是有人晚上突然对我说：“胖子来了！”不管胖子是否实有其人，我都会怕得要命。其实，胖子这种物体本来可以在我心中发挥镇邪的作用。圆囤巨人可能就是童年所恐惧的胖子的化身。老李几乎可以划归到世界上最胖的邮政官先生的行列。这下好了，前来接替的小米不仅苗条，皮肤也好得晶莹剔透，我觉得拥有这样的皮肤不当演员真可惜。我简单地向小米讲了几则老李的逸事，基本上把他描述成一个忠于职守、神经质、健忘、头发几乎没有、从不向别人借东西也不借东西给别人的怪物。我没有强调他是胖子，担心她看出我惧怕胖子。故事讲完，午饭吃完，我又飞速奔回大院。

整个下午，我一边处理时断时续出现的琐事，一边解数学习题。当

我计算花盆是多了还是少了的时候，对面那排房子的电话室铃声大作，我赶紧跑过去接，一个疯子不明不白地骂起我来，我显然是代父受过。疯子的谩骂并没有挫伤我的甘之如饴，任何类似的插曲休想破坏我的好心情。我放下电话又回去从头数起花盆来。阳光渐渐强烈，我怕把花晒蔫，又把十三盆花全搬回我家的两间屋子，但忘记哪些花原来在哪儿了。我自己当然无所谓，可父亲很计较这种毫无意义的归类。

我望着眼前空空荡荡的广场，心想自己现在是公社大院二十二间屋子的看守员了，得负起责任来。不过，我必须把自己想象成身怀绝技的大侠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在古代，成为大侠的条件是那么简单：一间员外家的厢房，供他暂时借宿；一册武林秘籍，供他深夜反复揣摩；一把须臾不离身的长剑，供他挥舞杀伐；一个美丽的小姐，供他红袖添香。此外再加上几个可有可无的对手。现在，我的条件已经很接近了，有大院，有对手：圆囤巨人和理论上随时光临的无名小偷。其实，不管我如何幻想，仍然不过是个孤独脆弱的少年，敌人稍微强大或者狡猾些我就会完蛋。

阳光如此美好灿烂，让客房也透透气吧。我打开客房的门，阳光迅速钻进去，把里面的陈气逼了出来。我很想把每间门窗都打开，可是手里的钥匙有限。做完这件事后我又开始解题：黄水仙每束 6 便士，郁金香每束 8 便士，雪尔维雅计划花费在买花上的钱不超过 48 便士，怎样才能使她买郁金香的束数最多。我根据练习提示正准备要画图表来解，看见小米和那个小孩从大门口经过，她们可能是去商店买东西。

10 分钟后小米直接走进院子，这是她第一次走进公社大院。她眺望着遥远的北边会议室问道：“你一个人住这样大的院子，晚上不害怕吗？”

那些是什么啊？”她指了指三个圆囤巨人。我说，不怕，那是设备，准备建水电站用。我陪她走近圆囤巨人，她朝里面看了看，我给她介绍起已经烂熟于胸的结构和零件。她对机械毫无兴趣，但对我如此有把握显得很惊讶和半信半疑。

我介绍机械设备的时候，那个小孩从我家隔壁的屋子开始，在每间房门上都用手敲两下，再把耳朵贴到锁孔听听里面的动静。看她那样子非要把二十二间屋子都敲遍了才肯罢休。小米看着打开的客房，好奇地走进。我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动走进客房的。在我看过的外国电影中，客房里不是住着侦探大师就是凶手或者轻佻女人。这儿距离圆囤巨人3比较近，属于我敏感的地带。我希望她快点结束勘探，晚了侦探和凶手会赶来。我不明白小米在磨蹭什么。

“这是谁的东西？”小米指着床头桌上的女人用品问，枕头上还扔着几本电影画报和小说。我这才想起来检查抗旱工作的女干事。我说是女干事的。小米坐在床边开始翻起杂志来。“可以借给我看看吗？”她问。我说担心他们突然回来。她笑着问：“哪天回来呢？”我说随时都有可能。“那我就在这儿看得了。”我想也好，说不定她会看到深夜才走，那样的话，我就不用睡觉前跟圆囤巨人较劲了。小米把双腿收到床上，背靠枕头看起电影画报来。她屈着膝盖侧身背对我，短裙快滑到腰上了，奶油色的双腿紧紧并拢着，我瞥见她淡蓝色的花内裤在腿中间勒出一块细条状的肥厚物。我说要不都拿到院子里看吧。小米没有反对，我们出来锁上客房。

那个小孩已经完成对二十二间屋子的望闻问切，开始聚精会神研究圆囤巨人2了。我不禁走过去想辅导她学习这台机器。我在机器旁边蹲

下对小孩说：“好玩吗？”小孩反问：“它会爆炸吗？”在小家伙们的眼中凡是庞大和密封的东西都可能会爆炸。她说着往里面扔了块石头验证是否会爆炸，我说再扔一块就会爆炸。她回头将信将疑地看着我，然后又熟练地跑到厨房附近的自来水池前把水龙头拧开，让水哗哗地流出来。这孩子空旷的大院穿来穿去，你休想逮着她。

小米坐在我享受用的躺椅里。这时，那小孩突然跑到我跟前悄悄地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她的嘴几乎贴到我耳朵上，唾沫进了耳朵，秘密却留在外面。我对小米说：“画报上的人都没有你好看。”她表情格外专注，那神色像没听明白似的很迷茫，看了我足足有20秒，可是眼神却停留在遥远的电影故事或者演员那里。她坐起来把画报整理好说想带到邮所去看。她喜欢晚上躺在床上看书。

天空忽然黯淡起来。小米说，可能要下雨了。小米走后不久，骤雨铺天盖地而来，持续了约12分钟。雨线像竹子般笔直地插到地上。雨点砸到圆囤巨人的头顶上，呈颗粒状粒粒分明，密集地敲打着，我怀着莫可名状的快感望着大雨无情地扫荡着这批怪物。大雨停止后天空倏忽间又变得一派碧蓝，地面很快又干爽了。

我在混沌沌沌却自以为有意义的愉快状态下迎来了黄昏。夕阳的红色余晖浸染在圆囤巨人身上，屋顶上的瓦变成橘黄色。各种颜色忽消忽现，天与地、屋顶和墙壁时而呈现出本色，时而染得斑驳陆离。圆囤巨人闪电般换了衣装。这种颜色的瞬时变化，可以理解得很美，也可以觉得暗藏着凶兆，这完全取决于这会儿你是几个人。我透过北边会议室大玻璃窗瞥了眼暮色中的画像，又回首偷偷瞧了眼圆囤巨人，这一瞥无缘无故把我积淀已久的恐惧感引出来，我立刻想离开大院。天色已经不容

许我无视圆囤巨人的存在了。他们临行前给了我3把要用到的钥匙：大门、电话室、客房。现在每一把我都不敢使用，无论是用来打开还是关上。我想电话室的门开着不会有事，不用去关了。我握着形似美国灰熊牌手枪、全长有120毫米的铜钥匙朝大门走去，像个少尉似的拿着根本就无济于事的武器，仿佛要和草木皆兵的敌人决一死战。手里握有武器的感觉很重要。圆囤巨人好像在我身后笨拙地移动着，我要赶在巨型怪物把手搭在我肩上的刹那把它反锁在大院。最后，我像头鹿一般跳出小门，胡乱地把门锁上。

我往商店方向试探性地走了几步，遥远的商店小屋里亮着灯，从窗户映射出的不均匀的光线分析，有人在移动和使用灯光。我没有再往前走。邮所传来洗衣泼水的声音。我坐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望着菜园。我给它浇了两个钟头的水，此刻肯定满怀感激，虽然刚才又下了场大雨把它们淋得湿透。我从早晨7点钟维持到现在的兴奋突然之间被恐惧取代。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很美，可是不能久看。我所有走进死胡同的问题都是由凝望天空引起的。我想肯定是自己头脑中科学的力量暂时还战胜不了迷信。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邮所。小米可能已经躺在床上看电影画报，大雨、闪电、颜色的变化对她来说可能很美，肯定感到很舒服，而且可以看书看到深夜12点，早晨任何时候起床都不会有人干涉。在我头脑中，此刻小镇已经充满了虚拟侦探、凶手，活跃着莫名其妙的力量。

我不看菜园了，迅速过去敲开邮所的大门。小米让我走进屋子。她的床上堆着我的书和别人的电影画报。桌上摆满了搁着辣酱、陈醋、咸菜、蒜泥的大小器皿，我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吃完饭立刻面临返回大院的问题。我决定把小米骗出去，陪我回大院。如果有人陪同着跟圆囤巨